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只要一提起父亲,我们兄弟首先会说:神气。父亲太神气了!走在路上总是昂首挺胸,英气勃勃的样子。逢年过节,还会吹个包头,越发神气。母亲常感叹:“养了三个儿子,一个都没超过父亲。”我们也都自叹不如。父亲去世,我找出遗照去放大配框,店里的女子一看:“啊?是你父亲?我见过。介神气的人也去世啦?”

父亲青年时的确英俊漂亮。因他幼丧考妣,大伯父早就帮他成家,19岁就生下我。再加上他本来就显年轻,有时一起出行,别人总误以为我们是兄弟。36岁来我校开家长会,班里女生纷纷私语:“这是啥人的爸爸?介年轻啊!”

父亲非但相貌出众,教子也颇有方。那时家长打骂孩子很普遍,父亲从不打骂,即使犯错也是晓之以理。小时候拾到东西,父亲总叫我放回原处。有一次还陪我去,回家时并关照我:“要记住,别人的东西,是不能带回家的。”晚年还对我说:“我在厂里做了一辈子,从未带一颗钉子回家。”

小时候读诗文,每念错别字,隔壁房间便会传来父亲的声音:“这个字念错了,去查字典。”记得小弟过30岁生日,父亲买了部《辞海》作为礼物送给了我,所以我和小弟至今都有查字典的习惯,这与父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。

父亲平时上班,不大

管我们,却不严自威。偶尔兴起,会叫四个孩子排成一列,他和母亲倚靠床头,一边看,一边笑着评说,哪个长高了,哪个还未长,像品赏他的作品似的。他总鼓励道,不要紧,再接再厉,好好读书,好好做人,人自然高大。而他自己在为人处世方面也给我们做出表率。在我们的印象中,父亲从不说谎,也未曾说过一句脏话。对于同事邻里之间,也能和睦相处,不爱与人争吵相斗。他爱下棋,厂里有个同谋略胜一筹,但棋品不高。一次来我家叫板,要与父亲博弈,父亲怕引争端,输也不是赢也不是,便借故派次子出阵,结果把对方打得一败涂地,甘拜下风。父亲大乐,大弟自此威名大振,父亲也常以此为荣,并引见给象棋大师胡荣华。

小弟自幼顽皮,老惹事。一次,父母刚下班到家,他就委屈哭诉:唐家阿姨打他耳光。母亲一听,便要上门评理。父亲劝道:“小囡才7岁,懂点啥?耳光也有轻有重,怎能听小囡一说,就上门去?总要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讲。何况又是多年隔壁邻居,厂里同事,关系一直蛮好,不要冲动。”母亲乃止。不数日,小弟突发寒热,家中无人,唐家阿姨不顾酷暑,急忙把他送往医院,使其得到及时治愈。母亲对此感激不尽,前嫌尽弃,至此方解父亲处理邻里关系的

我在故乡绍兴念初中的时候,老花匠任裕送我一盆金钱菖蒲,他说:“古代文人多爱菖蒲,书案上摆一盆菖蒲,清秀文雅,美妙无穷。”从此,一盆细心养护菖蒲爱不释手。菖蒲依石傍水而生,扎根于任何贫瘠环境,它不假日色,不资寸土,不计春秋,愈久愈密,愈磨愈细。秋冬寒冷,百草枯黄,菖蒲独馨。菖蒲种类很多,我最爱的是金钱菖蒲,它是中国菖蒲种类的主流,叶短而秀气,以中间为圆心发散开来,形成一个球形状。它带有一种独特的线性香味,徐徐而来,把你带到一种遥远的,没有物质追求的地方。

1941年,绍兴沦陷,无辜百姓惨遭杀害。我的一家人仓皇逃难,金钱菖蒲全部毁于战乱中。惊魂未定,辗转来到上海。后来继续念书由高中到大学,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参加市文化局工作,日夜忙碌,哪有心思种养菖蒲。偶然看到金钱菖蒲,虽然总会引起我的乡愁和对老花匠的怀念,但是只能遥想往事,情系故乡了。

到了我离休的年月,有充裕的时间供我读书、学画、写作、旅游。我还常到花卉市场走走。蓦然看到金钱菖蒲,似老友重逢、亲人相见,使我萌生重养菖蒲的心愿。

我买回来几盆金钱菖蒲,细心打理照顾,同时阅读有关菖蒲的资料,懂得菖蒲是一种文化性很强的植物,古代文人已对这棵小草赋予很多价值,称菖蒲有四个品格:忍寒苦,伍清泉,安淡泊,偕白石。扬州八怪第一画家金农,对菖蒲总结出了三个审美标准:短、细、密。菖蒲因其清素,有“天下第一雅”的美称。

我还通过微信,认识了一位至爱菖蒲的大学教授,他,王大濛,江南大学教书30年。早年,菖蒲进入他的生活,当时无锡花卉市场上有人出售菖蒲,却无人问津。他开始学着种植菖蒲,甚至去山野采集。他退休后,已有菖蒲100多盆。他研究菖蒲、养育菖蒲,甚至为这株小草,请来当代园林大师华雪寒,在无锡南边一个面积100多平方米,倚靠太湖的别墅区,造了一座园子,园中有山石、流水、花木,墙上铁线莲盛开,池中锦鲤鱼嬉水,许多盆各类品种的菖蒲,在竹林树荫下生长,由于园林倚靠太湖,水汽充足,到了傍晚,水汽慢慢围绕,滋养了园子里的一切生物,也特别有利于菖蒲的培养。王教授取名“蒲园”,他热情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。他说,“中华民族是一个喜爱草的民族,这种感情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少有的。菖蒲和我知是知音,是朋友,与其说我养菖蒲,不如说是菖蒲在养育着我。”

菖蒲大雅清素,使人大爱向上。

菖蒲雅谈

鲍世远



猴龙鸡生肖印  
篆刻 徐庆华  
选自《不似之似——徐庆华肖形印展》

明智与远见。更有余味的是,母亲去世时,因动迁而两家分别多年的唐家阿姨还来参加了追悼会,让我们很感动。

母亲去世后,父亲独居,我看望他的次数明显增多。每次去,最有趣的事就是聊天,说着那些只有我们两个人之间才明白、才有意义的人和事,从而也使我知道了不少以前未知的家事与家史,对父母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彼此仿佛有说不完的话,可以毫不夸大地说:我和父亲已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。我曾问父亲:“你与谁最谈得来?”父答:“一位是你三伯,另一位就是阁下。”我受宠若惊,感动万分,暗自了然。不仅把此视为父亲对我的最高褒奖,也视为我生平最难得的殊荣。微妙的是,此生唯有两人呢称我为“阁下”,一位是友人陈尚君,另一位便是父亲。

据说,父亲能与子女形成朋友关系,既是父子,又是朋友,那是最成功的。若以此衡量,父亲无疑是一位成功者。而我们兄弟三人又只得瞠乎其右,自叹不如了。

“四菜一汤”看土楼 马以鑫

一到漳州附近的南靖,就直奔田螺坑,因为那里有福建土楼群的代表作“四菜一汤”。对福建土楼,我早有印象,田螺坑土楼群始建于清康熙元年(1662年),因独具特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在东道主的指引下,我先爬上山往下看,俯视——几座土楼就醒目地展现在眼前。乍一看,这不是普通的住房,而是一件件罕见的艺术品。那是真正黄土地的黄色墙体,顶部为黑灰色。田螺坑所谓的“四菜一汤”主要由一座方楼、三座圆楼、一座椭圆楼组成,“四菜一汤”边上还有两座规模不大的长方体建筑,东道主指着它们问我,你看,那像不像一双“筷子”呀!

下山,走进土楼,我忽然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有着高大而广阔背景的广场。那是几乎有三五十米直径的水泥平地,首先是一座不太高大的传统房子。东道主说,那是这座土楼的祠堂,老老少少都要在逢年过节或者一些重大纪念日,前来拜天地、祭祖宗的地方。我抬起头来,一个大大的圆形环绕,犹如一幅画卷徐徐在我面前展开。整个圆弧,高有十五六米,整齐地分为四层楼房。第一层是厨房和餐厅。为数不多的几位老伯伯老妈妈,在不紧不慢地或拣菜、或擦洗、或逗弄小孩。

到二层环顾,发现大多数的房门都关闭着,我有些奇怪。东道主一笑,说土楼的二楼多为粮仓,因为要和一楼厨房紧紧相连,所以就放在二楼,取用方便!这么说来,再往上就是卧室了?主人笑着说,答对了,三楼四楼基本上都是在一楼,那个餐厅,也就是客厅,当然,更多的活动我们多是在室外,也就是我们土楼的广场上,当然,也会在自家门口的区域活动,有点像城市里的阳台。上到四楼,又感受到

不一样的视野,站在这个圆弧形的任意一个点上,四周都能尽收眼底,每个房门、每个窗户都那么整齐划一、错落有致。主人告诉我,这里的房间都是平均分配,每一家都是四上四下,面积大小完全一样。我发现在这里参观已经有些时间,却很少看见人,有些奇怪。主人说,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在外面打工,家里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,平时是有些冷清。但是,一到过年,那个热闹,可真是了不得!尤其是我们这个土楼里基本上都沾亲带故,亲上加亲。每到春节,我们还专门请戏班子来这里演戏,那些戏班子可要提前几个月约请的呢!看到眼下还有不少张贴在门上的大红对联,大红灯笼在走廊檐下轻轻随风摇曳,我似乎能想象出这里春节的热闹和欢庆。

我问,这样的土楼一般住多少人家?多少人?对方沉吟了一会儿,说这可有大有小。大的土楼有至少两百多个房间,小的也有一百多个房间,大概可住两三百人到六七百人。

我知道,土楼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宋,那时从北方来的客家人,一路往南迁移,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风水宝地。于是,就地取材,往山里挖土,然后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建造独特的土楼。据说,土楼的墙壁,集中了黄土、石块、草砾、竹条、木板,甚至还有米饭、红糖相拌,以增加黏性。类似黄土高原上的窑洞,土楼真可以说因地制宜,冬暖夏凉,适合居住,还能抵挡地震等灾祸,蕴藏着中国人的建筑、生活、美学智慧。

在中国建筑史上,有北京四合院、陕西窑洞、湘西吊脚楼、上海石库门等地方明显风格特征一说。那么,福建土楼,也可以说占了一席之地。



朋友拿来一件紫檀镜屏请我帮忙委托拍卖行转手,小小的一块镜屏镶着下款章炳麟的一张字条,写得标致极了。朋友说是从广州一位旧藏家手里买来的章太炎遗墨。请交大的余博士一观,他读书多,学问博,前几年还参与了上海人民出版社《章太炎全集》的点校工作。三十出头的余博士一脸书卷气,看着太炎先生手迹,连说“稀世”“难得”。

余博士说章太炎书法,笔画苍劲,笔笔入纸,即便因倔强而有些许不流利,也是小疵,一瞥难掩大德。

余博士最爱讲章太炎的一些小故事。他说,1932年作家张中行在北京曾听过章太炎的一次演讲。张老先生在自己的《负喧琐话》里写了那次演讲是讲世事,谈己见。“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,坐满了,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。老人满头白发,穿绸长衫,由弟子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登上讲台。太炎先生个子不高,双目有神,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。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。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,由刘半农任翻译;常引经据典,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。说话不改老脾气,诙谐而兼怒骂。其时是‘九一八’以后不久,大步后退让的时候。话虽然以诙谐出之,意思却是沉痛的,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。”那是中国近代史上鹤唳而猿惊的岁月,江山梦里多愁,章太炎的一番演讲像一块墓志铭,重重地压在了张中行行政心扼吭的地方。

在去北京讲演之前,章太炎和太太汤国梨在上海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们在上海的旧居有三处。1913年,章汤结婚,居吕班路大陆坊(今重庆南路288弄);20世纪20年代初,居贝勒路礼和里(今黄陂南路146弄);1922年夏,迁南阳桥裕福里(今自忠路18弄)2号。前两处居所早已无迹可寻,自忠路的章太炎汤国梨旧居目前正在修缮中。

自忠路,东起西藏南路,西至重庆南路,全长1045米。1901年辟筑,以四川地名命名为雅蓉江路,1906年改名为葛罗路。1913年,该路的顺昌路以东段,命名为白尔路,西段则命名为西门路。1936年,全路以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张自忠名更名为自忠路。1963年改回西门路。1985年起再次复名自忠路至今。如今的自忠路是上海两百多条都市林荫道之一。

章太炎没有固定的收入,一家人住在上海,开销不小。章太炎以写寿序、墓志铭赚钱养家,据说索价奇高。1928年,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,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,章太炎索万元为酬,当时媒体称为“晚清以来,润格最高的谀墓”。1931年,杜月笙浦东高桥家祠落成,传闻以天价润笔,换得章太炎亲撰“高桥杜氏祠堂记”。能得到章太炎亲撰墓志铭自然不是件容易事,已故复旦名教授顾易生生前有两件事情颇为骄傲,其一是远祖中有唐代著名诗人顾况,此一线文脉绵延而下;二是其母沈莲如,性慈爱,通诗书,去世后由章太炎为撰墓志铭。

章太炎因生前敬慕民族英雄张苍水,表示“生不同辰,死当邻穴”。而如今的章太炎墓,就在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,与张苍水墓毗邻。这样认真掂量身后荣辱的人,所谓的怪,我想大多只是事事克己的犟。章太炎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。幸运的是,我们这座城市细心地修缮了他的旧居,就像轻轻拂去一块墓志铭上的尘土,复原一段家族的记忆,文化的倒影,历史多情的呢喃。

朋友拿来一件紫檀镜屏请我帮忙委托拍卖行转手,小小的一块镜屏镶着下款章炳麟的一张字条,写得标致极了。朋友说是从广州一位旧藏家手里买来的章太炎遗墨。请交大的余博士一观,他读书多,学问博,前几年还参与了上海人民出版社《章太炎全集》的点校工作。三十出头的余博士一脸书卷气,看着太炎先生手迹,连说“稀世”“难得”。

余博士说章太炎书法,笔画苍劲,笔笔入纸,即便因倔强而有些许不流利,也是小疵,一瞥难掩大德。

余博士最爱讲章太炎的一些小故事。他说,1932年作家张中行在北京曾听过章太炎的一次演讲。张老先生在自己的《负喧琐话》里写了那次演讲是讲世事,谈己见。“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,坐满了,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。老人满头白发,穿绸长衫,由弟子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登上讲台。太炎先生个子不高,双目有神,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。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。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,由刘半农任翻译;常引经据典,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。说话不改老脾气,诙谐而兼怒骂。其时是‘九一八’以后不久,大步后退让的时候。话虽然以诙谐出之,意思却是沉痛的,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。”那是中国近代史上鹤唳而猿惊的岁月,江山梦里多愁,章太炎的一番演讲像一块墓志铭,重重地压在了张中行行政心扼吭的地方。

在去北京讲演之前,章太炎和太太汤国梨在上海居住了很长一段时期。他们在上海的旧居有三处。1913年,章汤结婚,居吕班路大陆坊(今重庆南路288弄);20世纪20年代初,居贝勒路礼和里(今黄陂南路146弄);1922年夏,迁南阳桥裕福里(今自忠路18弄)2号。前两处居所早已无迹可寻,自忠路的章太炎汤国梨旧居目前正在修缮中。

自忠路,东起西藏南路,西至重庆南路,全长1045米。1901年辟筑,以四川地名命名为雅蓉江路,1906年改名为葛罗路。1913年,该路的顺昌路以东段,命名为白尔路,西段则命名为西门路。1936年,全路以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张自忠名更名为自忠路。1963年改回西门路。1985年起再次复名自忠路至今。如今的自忠路是上海两百多条都市林荫道之一。

章太炎没有固定的收入,一家人住在上海,开销不小。章太炎以写寿序、墓志铭赚钱养家,据说索价奇高。1928年,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,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,章太炎索万元为酬,当时媒体称为“晚清以来,润格最高的谀墓”。1931年,杜月笙浦东高桥家祠落成,传闻以天价润笔,换得章太炎亲撰“高桥杜氏祠堂记”。能得到章太炎亲撰墓志铭自然不是件容易事,已故复旦名教授顾易生生前有两件事情颇为骄傲,其一是远祖中有唐代著名诗人顾况,此一线文脉绵延而下;二是其母沈莲如,性慈爱,通诗书,去世后由章太炎为撰墓志铭。

章太炎因生前敬慕民族英雄张苍水,表示“生不同辰,死当邻穴”。而如今的章太炎墓,就在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,与张苍水墓毗邻。这样认真掂量身后荣辱的人,所谓的怪,我想大多只是事事克己的犟。章太炎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。幸运的是,我们这座城市细心地修缮了他的旧居,就像轻轻拂去一块墓志铭上的尘土,复原一段家族的记忆,文化的倒影,历史多情的呢喃。

朋友拿来一件紫檀镜屏请我帮忙委托拍卖行转手,小小的一块镜屏镶着下款章炳麟的一张字条,写得标致极了。朋友说是从广州一位旧藏家手里买来的章太炎遗墨。请交大的余博士一观,他读书多,学问博,前几年还参与了上海人民出版社《章太炎全集》的点校工作。三十出头的余博士一脸书卷气,看着太炎先生手迹,连说“稀世”“难得”。

余博士说章太炎书法,笔画苍劲,笔笔入纸,即便因倔强而有些许不流利,也是小疵,一瞥难掩大德。

余博士最爱讲章太炎的一些小故事。他说,1932年作家张中行在北京曾听过章太炎的一次演讲。张老先生在自己的《负喧琐话》里写了那次演讲是讲世事,谈己见。“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,坐满了,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。老人满头白发,穿绸长衫,由弟子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登上讲台。太炎先生个子不高,双目有神,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。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。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,由刘半农任翻译;常引经据典,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。说话不改老脾气,诙谐而兼怒骂。其时是‘九一八’以后不久,大步后退让的时候。话虽然以诙谐出之,意思却是沉痛的,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。”那是中国近代史上鹤唳而猿惊的岁月,江山梦里多愁,章太炎的一番演讲像一块墓志铭,重重地压在了张中行行政心扼吭的地方。

在去北京讲演之前,章太炎和太太汤国梨在上海居住了很长一段时期。他们在上海的旧居有三处。1913年,章汤结婚,居吕班路大陆坊(今重庆南路288弄);20世纪20年代初,居贝勒路礼和里(今黄陂南路146弄);1922年夏,迁南阳桥裕福里(今自忠路18弄)2号。前两处居所早已无迹可寻,自忠路的章太炎汤国梨旧居目前正在修缮中。

自忠路,东起西藏南路,西至重庆南路,全长1045米。1901年辟筑,以四川地名命名为雅蓉江路,1906年改名为葛罗路。1913年,该路的顺昌路以东段,命名为白尔路,西段则命名为西门路。1936年,全路以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张自忠名更名为自忠路。1963年改回西门路。1985年起再次复名自忠路至今。如今的自忠路是上海两百多条都市林荫道之一。

章太炎没有固定的收入,一家人住在上海,开销不小。章太炎以写寿序、墓志铭赚钱养家,据说索价奇高。1928年,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,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,章太炎索万元为酬,当时媒体称为“晚清以来,润格最高的谀墓”。1931年,杜月笙浦东高桥家祠落成,传闻以天价润笔,换得章太炎亲撰“高桥杜氏祠堂记”。能得到章太炎亲撰墓志铭自然不是件容易事,已故复旦名教授顾易生生前有两件事情颇为骄傲,其一是远祖中有唐代著名诗人顾况,此一线文脉绵延而下;二是其母沈莲如,性慈爱,通诗书,去世后由章太炎为撰墓志铭。

章太炎因生前敬慕民族英雄张苍水,表示“生不同辰,死当邻穴”。而如今的章太炎墓,就在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,与张苍水墓毗邻。这样认真掂量身后荣辱的人,所谓的怪,我想大多只是事事克己的犟。章太炎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。幸运的是,我们这座城市细心地修缮了他的旧居,就像轻轻拂去一块墓志铭上的尘土,复原一段家族的记忆,文化的倒影,历史多情的呢喃。

自忠路上的墓志铭

沈琦华



我的童年,很多时候是自由自在的。晴朗的早晨到学校,突然下雨了,下课后在雨中跑着回家,那湿湿的夹着灰尘带有点腥气的味道,携带着从高空落下的自然精魂,随风雨飘散在空中。那雨水凉飕飕落到身上,很爽,落到地面,滋润。我不怕淋湿了会不会生病,因为童年的我几乎没有生过病。

很小的时候,爸爸曾带我去虹口游泳池,临近时,那特有的浓烈的漂白粉味,哗啦哗啦的水声,大呼小叫的人声扑面而来。我喜欢在游泳池清澈得发蓝的池水里扑腾,回家时头发湿答答黏在额头,运动带来的快乐却弥散开来。对游泳的爱好,就此维系了一生。

我经常是汗津津的。那时的小学生,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空着,我们在弄堂里跳皮筋,跳绳,用粉笔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画出方格,单腿直立,一蹦一蹦隔着白线跳进方格里,再跳出去。院子里有棵大树,枝叶繁盛的时候,就爬上去,找个可以勉强坐下的粗枝,坐一会儿,似乎就有了别处的新鲜。

捉迷藏,抓强盗,跑得飞快的时候,天慢慢黑下来了,呼唤回家吃饭的女声此起彼伏。我家的吃饭是好婆(祖母)管着的。好婆细声细气且寡言,她是小脚,很多事对她来说很困难。好婆看着时钟,到点做饭。厨房里热气腾腾,混合的饭菜香味,瞬间充斥每个角落。炒青菜,油锅烧热时把菜倒下去,那哗的一声,长大离家后好多年里,都是我记忆中的人间温暖。

依稀记得家里以前用过煤球炉,每天捅炉子封炉子,是一件有点麻烦的事。大人用旧报纸和劈成小块的木条灶引火,几番拨弄点着了,煤烟腾起时有明火也有白烟,那气味呛人,就有断续的咳嗽声。突然有一天,我从幼儿园还是学校回来,走进厨房时,发现家里接上煤气管道上用煤气灶了,大人说这里每家每户都用上了。后来好婆烧饭菜就方便了。

夏晚上洗了澡,大家坐在阳台上乘凉。好婆认为我再出去疯,一定又出汗,就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说,过来。她检查的办法,是笑着摸我的后颈,或是从衣领处伸进去摸摸后背,以此来决定我是否应该安静下来。我挨着好婆,她说什么我都会听的,好婆身上穿的洗干净的布衫,有太阳晒过的淡淡香味。

离我家一两百米有个粮店,我常去打酱油、买米,那店里充斥着满满的大米酱油味。我把空的酱油瓶从柜台上递过去,店员拧开一个装满酱油的大桶下面的龙头,一会儿就灌满了,用纸卷成的瓶塞塞住口子,说声“当心拿好啊”。靠近柜台外侧,有一个倾斜的木板做的长方形的木小出口,上面正对着的,是个巨大的铁皮做成的菱形的漏斗,店员把米称好,问一声“依好了吗?”我把布袋口套在出口上,不能有一点空隙,店员动一下阀门,米便哗地流淌出来。我把布袋口归拢,挽个结,扛上肩。那袋米30斤,我是孩子中力气大的。每次到家,好婆总是喜不自禁:“回来啦?”买米就成了我乐意做的开心事。

溧阳路上的那家粮店至今还在。从资料得知,粮店的名称更换多次,竟有近百年的历史,1930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共同举办的世界版画展览,就设在粮店二楼。如今我每次从那里经过,店堂里不再有发酵发酸的酱油甜香飘出,而那些包装成花花绿绿的米袋,也把米粒原本的稻田气息包在里面了。

吃冷饮,只认赤豆棒冰,为什么会这样偏爱并持续整整一个甲子?

一切都是有味道的

孙小琪

十日谈

童年之味  
责编:殷健灵